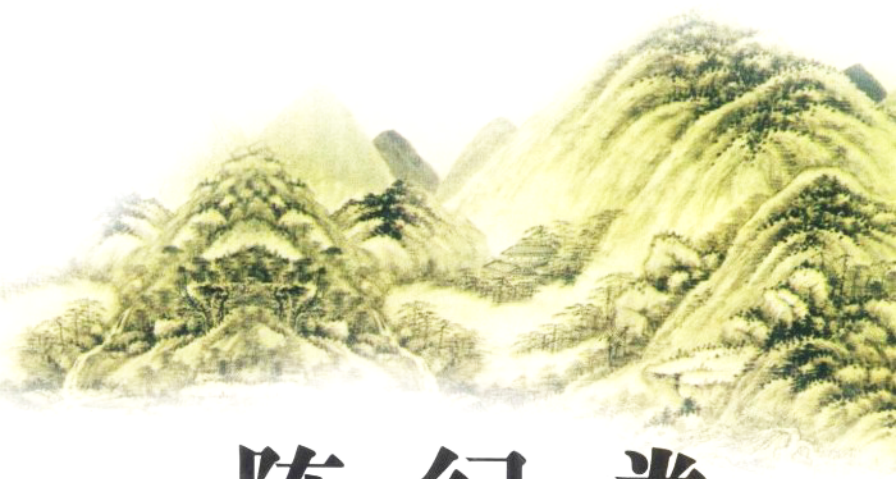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阵纪卷

责任编辑：陈国勇

(89)



广州出版社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阵 纪 卷

(89)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陈国勇 主编. 广州出版社. 2003. 2

ISBN 7-5363-3732-9/Z·419

I. 中华... II. 古... III. 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275 号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主 编:陈国勇

广州出版社

广州凯旋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6.5

版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书号 ISBN 7-5363-3732-9/Z·419

定价:(全套 98 本)868.80 元

目 录

阵纪卷一	(1)
募选	(1)
束伍	(4)
教练	(8)
致用	(13)
赏罚	(18)
节制	(22)
阵纪卷二	(27)
奇正	(27)
众寡	(33)
率然	(36)
技用	(38)
阵纪卷三	(59)
阵宜	(59)

战令	(70)
战机	(78)
阵纪卷四	(84)
摧陷	(84)
因势	(87)
车战	(90)
骑战	(92)
步战	(94)
水战	(96)
火战	(99)
夜战	(101)
山林泽谷之战	(103)
风雨雪雾之战	(106)

阵纪卷一

募 选

募非握机，无以合众；众非精选，无以得用。所以倏忽而能合千百万者，必握其机也；以数百卒而能横行敌境者，善用其命也。善握机，能应变于仓卒；善用命，能出锐于不穷。故募贵多，选贵少。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宜于乡落田农，深畏市井狡猾、衙门玩法、崛强偏拗、宿留女相、阔论迂谈、胆小力弱之辈。于是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须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选之。但四十以上，胆气精力日渐衰惫，不任劳苦，是为老兵。然虽衰惫，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

夷情者，又当别选为司教、司战。乖觉晓事，谨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胆力倍人，精神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长。更于伍队长内，拣选材艺伎俩堪作千、百夫长者，为一营之司率。负出群异众之才，果敢凭凌之气者，宜即举为偏裨将、部曲侯。捷能飞檐走壁而杀人放火，技能奇巧异人而骇世惊俗，术能窥天测地而预知吉凶之类，俱应选入中军；为心膂之用。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累坠；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败之道也。噫！日有短长，月有盈缩，一卒之才乌有全具？苟无全具，须于四种内选之，分其类教之。而我之号令明严，进退有制，而卒之艺高技熟，乐奉指麾，则胆自张，气自振矣。吴子谓：“短者持矛戟，长者习弓弩，强者掌旌旗，勇者司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主谋。”虽未尽选兵之详，大略亦是。

今之选卒，多以三百斤铁石器，令其试力，然亦一说也。但徒试其力，而不观其精神，是粗砺钝汉耳。臣谓能举铁石器，而更观其耳目伶俐，手足便捷者为中选；年齿膂力、耳目手足如式，而胆艺过者为上选；身躯伟大，而胆气武技倍者为头领；年齿相若，耳目手足如式，而力不能举重涉远者为下选。中有勤于学艺，敢于作气者，即是用命之士，又当复选于中上之上。或无学无才，无谋无识，而谬夸张大，云有秘能神术者，是为误军之奸；无艺无力，抑亦衰年，托分倩书，弄喉掉谎，来求录用者，是为乱纪之卒。独乡野之人，惧官畏法，诚信易于孚感，而且不敢度测我笼络之术，即绳以重威，使其入伍便畏军法，继以恩信。彼既畏法，便知感恩；畏法感恩，心自制服；制得其心、则士可用。此承平选士不易之规也。设若一时有急，或当乱离，欲驱老幼，用乌合，集市人，而能必胜克敌者，另是一段机宜，与前之募选远异。大抵不出：致之以死地，而使其人自为战也；重诱以爵赏，而使其

慕战乐斗也；激发以忠义，而启之以怨仇也；悚告以利害，而悟之多方也。此当与知兵豪杰心会意符而变化之耳，似不可对迂生庸将争口舌之利钝焉。惟束伍以致其节，因力以授其器，信必以服其心，分门以教其技，此四语无分有急、承平，但欲用兵，便不可缺其一。

束 伍

凡束伍之法，在疾而条理，严而简便。设或兵士募齐，随即过堂，唱名便选，选定就编伍队。每队用蓝旗押下，记其本管营伍，本身籍甲、年貌、疤记、尺寸、勍力、住居、习艺，分投填注牌册明白。次日，兵士各领腰牌、衣甲、旗帜、器械；官目各领腰旗、符号、声色、马匹。或布古人已成之阵，或演自我新变之图。谨其出入，必由营门，而士卒不得与邻营他伍私相通好。所谓能使畎亩之夫一鼓就列者，即此理也。伍列既定，禁令已出，伍长必识五人之情性

音声，队长必察一队之胆力强弱。自偏裨将以至于伍队长，由上而下，各以结状甘结于大将军处。结云：并不致其有懒惰、怯弱、嫖赌、为非、逃脱、顶替等情，犯者甘与同罪。少有犯禁违令，即时处以重刑，更严连坐，使其心知畏法相信也。士畏我法，令乃行矣。令既行，则随手指麾，驱之特易。故曰：伍定而后令行，令行而后教戒，教戒而后阵坚，阵坚而节制自重。

伍编而分列，分列而阵成。但编列之义，古今诸将用各不同，然不外乎前、后、左、右、中。若出五法，便似无源之水，取之即竭也。周制以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小国一军，次国二军，大国三军，天子六军。而臣之编法，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馀皆仿此。其杂队易

伍，奇正相变之时，每彻二而存三，分三而合二。

授器之要，因其短长；编列之宜，随其地势。每以枪、筦、弓、弩、标、铕为长兵，刀、镰、钗、钹、牌、斧为短器。其错杂利钝，须教以不泥。故令年力稍大而有胆气者习长牌，年力壮健进退庄重者习狼筥，年少利便手足轻捷者习藤牌，年壮伟大杀气精神者习长枪，骁勇活泼而运转飞腾者习短器，形小体轻而坚健伶俐者习鸟铕药弩。老实本分，力能肩负，而甘为人下者，为火兵。以火兵而殷勤学艺，自致精锐者，亦必举为头目。所以步队有火兵以供本队饮食，骑队有汲养以贍本队水草，车乘有典辔掌爨以司进退食息。其各兵器械，当刻本营本队本兵姓名于上，以油漆罩之，无使模糊混杂，庶遗弃可稽。仍置短柄黑伞一把，装之以囊，背袋一个，以绳二条跨于两肩，腰间系紧，且不碍于用艺。其鞋袜、号衣、盔甲、短刀、碗筋、干粮、茶脯及救急药饵、盐、梅之类，悉贮于内。或漆竹筒，少

可帶酒，以解倦也。須坐卧不离身畔，以備率然調遣。最忌任意飲水，恐墮毒奸，亦慮徒生疾病。

伍束、列編、授器之后，當即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吳子謂：“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必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大足以戰，小足以守。惟其心能和，其氣能激，則士不勸而自戰，不守而自固矣。為將用兵之道，已得大半。故法曰：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務令將吏與軍士，情同父子，義若弟兄，疾病相扶，患難相救，寒暑飢飽，苦樂均之。不得倚強梁而凌卑弱，恃先進而欺後來。必遵教令以習藝，必知忠義以自持。一入伍，使其便識生死必共之情，是不浮而同義也。軍能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則自無科克虛空之弊耳。然科克之弊，起自奔趨承奉、乞譽求名、既得患失、鉅刺應酬之事不已故也；伍隊虛空之弊，始自塘報、健步、巡綽、哨探、差遣跟隨之役占多故也。當事者不籌良策，惟行禁

裁。殊不知此项不但不可裁，而抑亦不可少用。然则如之何而处之也？必以召募精能之辈，另置奇零杂流之队可也。议者又欲省费，势必取诸卫所军余，及府州县民快代之。夫军馀民快之来者，多包顾积年，熟于玩法；且其效用不敌募卒十之一，而其工食尤不减于募卒之需。况深重军情，大不利于积玩，为国省费，诂在此乎？至如庸将贪饕，故意虚空，复有纳班卖假之弊，甚于科克之咎者。是以知实伍之法，苟非同志英杰，诚通上意，明察下情，相胥而振，恐终不能致充足而得实用矣。且伍不实则教不行，教不行则进退自相縻縻。未有伍不实，教不行，进退縻縻，而能变化不测，应命于无穷者耶。以是而知实伍为用兵之至要。

教 练

世称练兵，而不知练兵之法者多也。苟不得其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用。善练兵者，教艺

有师，教战有率，列不攢挤，亦不迂疏。前看心，后看背，左右看两肩，此系整行齐伍之要言。短兵有长用，长兵有短用，长短因其宜，举手无不利，此是教艺用器之切语。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声教其耳，以进退之节教其足，以长短之利教其手，以赏罚之信教其心，此即五教不易之大纲。五教既熟，器具亦精，乃使其意气和睦，情性逸闲。鼓而进，金而止，同其心，一其气，指之前，麾之后，顾之左，应之右，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其梆铃、板钹、笳角之节，鼙鼓、锁叭、唢呐之音，起火、坐炮、卧笛之号，悉皆变队易伍；出伏用疑，分合奇正，进退远近，无穷不测之密令也。他如动静启息，解结徐疾，错杂纷纭，方圆曲直，轻重众寡，斜锐广狭，昼夜风雨，行坐卧立，履峻临险，每变皆习。习之既久，必致允协，而得其神化。虽散处乡间田野，自是不失矩度，率然遇变，亦能以仓卒当之。其法以十人学战，而教成百人；百人学战，而教成千人；千人学战，而教成万人；万人

学战，而教成三军。于是严禁令，宽赦宥，开发人之志意，杜塞人之奸回。尉子谓明乎禁舍开塞之道者，此也。教练经月，而有武艺不精，进退不熟，变号不识者，治之以法；教师、司战、伍队长连坐有差。三限不精熟者，重按以令，仍扣月饷，以赏能者；教师、司战、伍队长同罪，千把总、偏裨将连坐有差。必使其历深溪也不烦舟楫，凌山坑也不待钩梯。所谓径其绝地，拔其恃固，独出独入，而人莫之能止。敌在山，缘而上攻；敌在渊，没而下从。其奋击也如怒霆，其轻迅也如飘风，致之于死亡之地，而人莫敢自为之计。能如是，乃可称教练之卒，用兵之雄。

前之所以教练武艺，节制行列者，总为张胆作气之根本。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夫人之胆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预知；气有勇怯，其勇怯不能凭识。人而胆小，虽勇弗用；胆不以气，虽大弗张。是以气为一身之用，死生荣辱系焉。能作其气而张其胆，则胆与气俱用之矣。然非绝技，不能卫张胆

之身。所谓暴虎冯河者，徒恃其胆力也。设若两军初交，有人重被枪刃而先蹶，一军之气挫矣。虽千百人有胆气者见之，亦必馁抑。假使千百人负胆气者，更精武艺而节制素行，自谓无所往矣。无所往则固，而胆气自十倍于常时。将必骋其艺，奉其制，凭其胆，奋其气以登凌，其一人之先蹶者亦必忘其伤，振其怒，随千百人以决进。故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军而无阵，犹人之无四维，虎之无山谷，不可以一日存也。阵而定整，出有节也，人有制也，予有权也，夺有衡也。负胆气者，不得独先而致蹶；精武艺者，不得恃技而乱冲。其进也，齐勇合一，如奔潮之入钱塘；其止也，如崇山深林，使敌敢望而不敢进；其变也，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倏忽万状；其退也，前忽为后，后忽为前，虎正龙奇，旋坤转乾。故善练兵之武艺者，必练兵之阵法。是以阵法为武艺之纲纪，而武艺为胆气之元臣，而我之号令又为阵法之司率也。戚继光曰：“操手足之号令易，而操心气之号令

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斯言最当。如武场演跳，进退分合，纵认真教习，不过谓之筌蹄。其无方之应变，实出武场教习之外。所谓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能必令其无难，方可称练锐之卒。故使士卒熟识我之阵法，而莫待其预测我之用变化也。

平时学艺器械须重，临阵器械宜轻，此为练手之力。学战必以重铠，使其负重利便，则临战身轻。古者练足囊沙，日渐加重，每跑里许，不令气喘，是得捷趋之法也。大凡人之气力，日用则强，日惰则脆。故不令其安闲自疲，抑不使其劳顿太过。水兵宜习陆战，陆军须惯水情。习惯既便，入舟则知水用，登陆不泥变分。况水陆之战，其机则同。他如车骑之用，数变正奇；马步之出，妙在首尾；三者迭更，翼前伏后。若使应变熟闲，器艺利便，视听一齐，就可取胜，原无异巧神术也。吴子谓：“治兵之要，教戒为先；为国之道，先戒为宝。”故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也。知兵者能深思必自得。不观北人乘